

## 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快心編傳奇二集 第七回 石將軍嶧縣成功 李巡撫宿遷中箭

詞曰：天降英雄，賦靈根、不教磨滅。定有人、先作之緣，朝奮跡。抱負胸中非未學，施為閩外多奇術。向疆場、殺賊建功勳，凌煙列。乘聲勢，還整密；雖小寇，當大敵。歎自古賢良，豈無蹉跌。曩時稱百戰，夷吾昔日嘗三北。第功成、明哲保其身，方為烈。——右調《滿江紅》

話說趙茂與丁孟明得了賴錄箭上書信，乃於黃昏左側，差頭目慎明出城，到官軍營裡來打探。這時柳俊已與石搢珩計議，料城中必差細作前來。柳俊乃領了數十個心腹哨軍，在各營巡視，石搢珩於營中查點兵冊。

正值黃昏時分，不辨物色，柳俊方巡到左營，只見哨軍拿得細作到來。柳俊帶到當面，分明認得是慎明；慎明卻因驚嚇壞了，急切裡也認不得柳俊，還硬著嘴，左支右吾。柳俊喝道：「胡說！我著你往後營去，你卻在此亂闖些什麼！」慎明心裡也有些會意，立起來便去。眾哨軍心知有故，俱各不言。那知這慎明不認得後營，走錯了路，闖入石搢珩大營裡來。遙見營中一個少年將軍，朝外而坐，四下站立幾個大漢，案上點一對高燭，手裡翻看簿書。想見威風凜凜。慎明心下暗道：「方才那位將軍，不知何故，叫我往後營去，已是白拾了一條性命；此處光景不妙，又不見賴錄，倘教拿住，也是送命的。」便悄悄仍復走出。劈面一騎軍將走來，喝道：「何人在此？」要嚇煞。隨後火把軍士向前拿住。原來是柳俊巡營回來，復見慎明在此，方吩咐手下道：「此人不認得後營，著一人送他去。」一個軍士執著火把，照著慎明，到後營來。只見營外軍士紛紜，走進營門裡邊，那火把軍士自轉去了。

慎明因兩處受了驚嚇，不敢直進，悄悄的一步一步向前。只見上面也點的燈燭明亮，一個將官坐在交椅上，伏幾睡著，四下裡悄然無人。看他身段，渾是賴錄，愈看愈像，心下不覺大喜。因又走進一步，果然是他，便直至身邊將手去推。賴錄猛然醒來，擦開眼一看，見是慎明來到，不勝歡喜，道：「丁、趙二位有何說話？」慎明悄悄附耳道：「丁、趙二將軍見了你的書札，說是叫我出城傳個消息，故此叫我來的。他二人說，既此處柳將軍有歸附之心，何不趁今夜作個內應，待城中出軍，裡外夾攻，殺他一陣，也見得柳將軍立個進見之功。」賴錄道：「如此甚妙。但須柳將軍來商議。」慎明道：「丁將軍說，這裡柳將軍即家中湘煙，未知真否？」賴錄道：「正是他。你方才來，曾帶有書信否？」慎明道：「趙將軍說，有了書信，恐露形跡，故不曾有書捎來。」賴錄道：「你來時，可曾有巡邏的撞見？」慎明伸舌道：「險些而性命不保。我正走到外邊，卻遇著巡軍拿住，解到一個少年將軍面前，我已嚇得魂不附體，反虧那少年將軍說：『我著你往後營去，為何在此亂闖？』那巡軍也即放了我。我得脫手，便走卻。又走入一營中，卻見營裡也有一個少年將軍，在上面看怎麼冊籍。我想不濟事，復身走出。卻又遇見初先的小將走來，道：『這人不認得後營，著一人送去。』因此差一個拿火把的軍士送來至此。只不知這少年將軍與我有何緣分，卻恁般為我？」賴錄笑道：「你好懵懂，這個少年將軍，便是柳將軍湘煙了。方才來說，今日是他巡營，你是不認得他，他是還認得你的，故此這般為你，倘然遇著了別人時，不要說你的性命不保，連我與柳將軍的性命亦早『尚餉』了。」慎明驚訝道：「原來就是他。我方才也沒有看得他仔細，但是相貌不同了。」賴錄道：「他今富貴了，自然有一番改變。」情狀如見。

二人正在說話，只見營外火光明亮，吆喝而來。慎明慌忙躲過刀架後。賴錄起身看時，原來是柳俊。賴錄道：「柳將軍巡邏回來了。」柳俊道：「正是。方才慎明已來，為何不見？」賴錄笑道：「在此。」便喚慎明出見時，慎明已聽得賴錄口叫「柳將軍」，便放膽走出。賴錄道：「過來磕頭。」慎明到此時沒法，只得過來跪下磕頭。柳俊扶起道：「我與你是故人，不必下禮。」乃叫看坐。坐了，賴錄便將慎明傳了丁、趙的說話述了一遍。柳俊大喜道：「此計極妙。但一件，必須丁、趙二將軍的符驗到來，方可取信。」慎明道：「這個不妨。將軍若是今夜舉事，我今立即進城，與了他兩位回音，隨取了他的號令來回覆柳將軍。可該如此？」柳俊大喜道：「極妙。即於今夜三鼓，丁、趙二將軍可統兵到來，我於營後放火為號，丁、趙二將軍即便殺入，我與賴將軍及你三人，同我本部下心腹將士，在內接應，管教一戰成功。你於二更時先來知會，以憑取信。」慎明一一聽了，便欲起身。柳俊道：「你既來，不可不壯行色。」便令左右取得酒來，親自遞與慎明，慎明接了，一邊吃酒，乃道：「柳將軍今日富貴，尊容愈覺軒昂標緻，身軀也壯大了許多。方才蒙將軍指引，我卻不認得了，問賴將軍始知。」柳俊笑道：「昨夜賴將軍有書射入城中，料你今夜必定出城。我恐他人巡邏遇見時，露了風聲，甚是不便，故謀了此差，卻好相遇。補出此意。仍恐有人聽得，故但言著你後營去。」慎明道：「我那裡認得，因走錯了。兩軍相交，巡防嚴密，豈容一他人進營毫無覺察耶？明是放鬆一著，慎明卻自真即溜。到那營門外，卻見也是一位少年將軍，在營中看書，那相貌也與將軍相彷彿。」柳俊故意失驚道：「你曾見他麼？」慎明道：「我想光景不妙，即便走出，沒有闕破。卻遇將軍轉來，蒙差人相送，得以到此。」柳俊舉手加額道：「謝主人洪福！此人即與我不合，倘若覷見你時，我們性命休矣。」慎明聽了，亦覺膽寒。吃了四五大杯酒，即便起身。柳俊與賴錄又再三叮嚀而別。

柳俊既打發慎明去後，復至大營，與石搢珩調撥將士。搢珩便傳各將聽令。不移時，唐可法、仲大德及牙將千總李彪、王祺一齊都到，曹虎山係督責各牙將在各門圍城，倉卒不能便來。石搢珩令唐可法領兵三百，伏於城外，一等賊軍出城，即便斬關而入，絕其歸路。又令仲大德同牙將李彪各領大刀手三百，伏於大營左右，一聽炮響，即出軍奮勇硬殺賊兵。賊兵一退，李彪領部下把守營前。仲大德領本部從西南抄出前路，恐賊人入城，以便攔殺。又令牙將王祺領馬兵五十，飛往各門營中知會，一聽北門大營中炮響，即駕雲梯登城殺賊，如不進城者斬。石搢珩調撥處，便見一斑。隨令王祺即會督軍曹虎山，離大營前數里埋伏，一見火起炮響，賊必敗回，即便放炮攔殺，截其去路。乃令柳俊監住賴錄，待慎明來時，一同拿下；即往營後埋伏，待賊兵來時，即於營後舉火為號，隨統本部從東南抄出，遇賊敗軍，即行撲剿。各各打發去訖。自己乃往中營李績處，一一稟知。乃令寨中守兵移至高阜處看守輜重，又令守兵於高阜處埋下號炮，見火起即便舉放。自己全裝貫甲，率領三百鐵騎親隨軍士，保護李績。

卻說慎明到城下叫門，已是一鼓將盡。城上守兵聽得聲音，開門放入，便到趙茂署內，把柳俊說話備細回覆。時丁孟明亦在趙茂處，二人聽說，不勝大喜。丁孟明道：「柳、賴既已謀定，事不宜遲，當再令慎明目出城，將我與將軍的令箭付彼，以為符信。」趙茂道：「正該如此。」便各取出令箭一枝，付與慎明先往。一面點起合城軍士，共一千八百有餘，留三百餘兵守城，帶了一千五百人馬，飽餐披掛，將打三鼓，便一齊殺出城來。

且說慎明先取了令箭出城，到官軍營外，早有柳俊在那裡伺候。慎明遞上令箭道：「丁、趙二將軍多多致意。准在三鼓便來，乞柳將軍早些準備。」柳俊見了，不勝大喜，回到後營。賴錄問知事情，歡喜無限，乃謂柳俊道：「將軍速宜點兵接應，莫使誤了大事。」柳俊道：「我已準備多時，不勞過慮。」乃傳軍士上營聽令。言未畢，早走上四五十條大漢，柳俊掣劍在手，喝道：「還不拿下！」眾軍蜂擁向前，將賴錄、慎明一索捆翻。二人嚇得魂不附體，料非吉兆，乃叫道：「柳將軍何故負我！城中軍馬殺來，拿我無益。」柳俊令軍士上了兩人勒口，使他不得聲張，著令四五個健漢，先押往元帥處；自往營後埋伏去了。李績與石搢珩見拿了賴錄、慎明，令押在守兵處監禁。

三鼓時候，趙茂與丁嚴統領了一千五百人馬，直至官軍營外。果見寨後火起，趙茂大喊一聲，一齊殺入。但見都是空營。丁嚴係書生，尚錯愕不定，趙茂大叫道：「不好了！中了計也，快叫後軍退走。」言未畢，突然便是三個號炮，轟天響亮。趙茂見事急，飛馬出營，早四下裡金鼓震天，一派都是大刀，蓋地殺來，也不知多少人馬。為首一將大叫：「我仲大德在此！趙將軍速宜投降，庶免一死。」趙茂不敢交鋒，撥馬向右而走。又有千總李彪一枝人馬，也是一派大刀，曜著火光如雪。趙茂回馬又走。丁嚴大叫道：「趙將軍救我！」趙茂道：「前面不見火光，大家負命向前殺去。」行不數里，忽然連珠號炮又起，火把齊明，為首官將乃是曹虎山與牙將王祺，攔住去路。趙茂驚慌，回馬望後便走。此時丁孟明弓槍皆棄，依附趙茂逃生。回顧部下，止存一半。趙茂

道：「歸路已絕，料難入城；進營官兵大刀利害；東北上火光稀少，可並力殺向東北逃命。」不及數里，前面一派火光，大隊蜂擁而至，乃是柳俊從寨後向東邊抄來，正撞個著。趙茂回顧後騎道：「四面皆兵，當大家奮勇衝出此處。」吶喊向前。柳俊軍馬接著混戰。丁嚴見不濟事，解去衣甲，披頭散髮，棄了馬匹，混入步軍逃走。趙茂被柳俊戰住，不得脫身，四下裡官軍都到。趙茂愈加心慌，刀法大亂，被柳俊一刀砍下，剿了首級。部下賊兵一二百人，喊叫「願降」，俱被官軍綁了。少頃，天色明亮，只見屍橫遍野，流血成溝。這一場大戰，殺得利害。

當下李績已歸大營，各將四面彙集，各門攻城兵將已破了城，前來報知。李績下令拔寨入城，到衙署中坐下。柳俊獻上趙茂首級，眾將都捉得賊兵及賊將家口，齊來獻功。李績一面出榜安撫百姓。所獲賊軍，願從軍者從軍，不願者都行釋放；所獲子女，俱令親人領回。發落訖，獨不見捉到丁嚴，李績令押過賴錄二人審問。賴錄道：「主人曾學得飛越法術，雖鐵騎不能追及。今見事急，決逃生去了。」李績便令書記繕寫廣捕文書，畫了面貌，通行各省捉拿。丁嚴捉凌駕山，通行各郡捉拿；如今自己也被畫了面貌，通行各省捉拿，更加利害。天道報施之巧，何其妙也。

柳俊遂將丁嚴害凌駕山之事說知，道：「今既拿住真盜賴錄，便可申雪凌公子冤枉。老爺何不將此二賊發往南直揚州，移咨南直各部院使准揚道官，翻明前案，此二賊亦得本處正法。不知老爺尊意若何？」李績道：「誣詔既明，自然移文南直。若將此賊發去，殊覺多事；況罪歸重案，原該此處凌遲。始終做過官來，得知成例。發首級號令揚州，亦足雪凌生之冤，翻原官前案。」便將賴錄、慎明重審錄一番，上了木驢，推在鬧市刷訖。將首級用石灰醃在桶內，做下文書，差人齎往南直巡撫衙門投遞。文書之中，一件是緝拿叛賊丁嚴，及拿叛賊丁嚴的家屬；一件是賴錄供稱誣詔凌駕山實跡，著落原問官翻明罪案，並發回叛賊賴錄、慎明首級，原地方號令。

這南直巡撫接得羽檄文書，便提淮揚道審結過一宗魏義盜案。這淮揚道希寧，原係虛心病的，聞這樁事發覺，嚇得目瞪口呆，無可挽回。只得將這一項卷宗解到撫院；那邊一面著落揚州府，要丁嚴家屬。幸而丁嚴止得一身，沒有嫡親叔姪兄弟姊妹，妻子已經燒死，無從起解，雖有族中，俱係疏遠枝分，引律例上不在同罪之條。揚州府據實詳呈。希寧轉報撫院，撫院立即具題朝廷，發部議。部裡議得希寧審理不明，其中顯有贓私情弊，合該重處；然無人質證，止革職為民，永不敘用。其受誣凌駕山，合行開釋，家產給還；已故魏義，毋庸議。這部文一下，希寧好沒體面，收拾回鄉，合屬士民無不稱快。張玉飛得知這個消息，歡喜不了。按下一邊。

且說李績復下邳，正在慶賞軍功，忽見張達差人齎書來到，備說「嶧縣賊將李武，勇猛過人，與某不相上下，自兵到日，即便交戰，互有勝負。前日乃有賊將巫仙，領兵救援。某令郭從超、王人傑阻住城中賊兵，便在張達申文內敘出，歸結巫仙各關節，妙。某自敵巫仙，即斬其首，盡殲其部下。李武出戰郭從超，手腕被槍，幾為所害，折軍百餘。乞即撥兵助援。」李績看罷，大怒道：「何物鼠賊，乃敢如此！」立遣石搢珩領本部五百健軍，往嶧縣助張達攻城。石搢珩得令，即點齊了人馬，往嶧縣來。

不則一日，哨馬來報，已到嶧縣。張達整軍，出寨迎接。石搢珩進營相見，問交戰之事。張達將上項事說了一遍。石搢珩道：「近日如何？」張達道：「說也惱人，賊將連日搦戰，下官性最躁急，那肯忍他？出去殺了兩遭，又不能勝。今得遇將軍到來，賊是授首矣。」石搢珩道：「明日待某見一陣，便知如何。」當下張達備酒接風。

宿歇過，明日上午，石搢珩造飯吃過，正出寨門，哨馬來報，賊將已出城搦戰。石搢珩便同王人傑等及數員裨將各披掛完備，率領本部離寨，擺開陣腳，張達統兵在後。兩陣對圓，李武展開門旗，大喊一聲，衝出陣前，提槍立馬，把官軍陣裡打一看，繡旗開處，四員戰將擺列兩旁，中間一騎飛出，卻是一位少年官將，不見張達出馬也。旗上大書「石將軍」三字。此一回敘搢珩有功，先將「石將軍」三字寫得生動。但見：

將軍年少甚風流，乍見疑他態若柔。  
貌似六郎神可畏，弓開八石腹多謀。  
飛來搢珩花成笑，舞動龍泉電閃稠。  
試問英華誰可比？漢家名將呂溫侯。

李武看了，不覺失笑，暗想：「張達有名宿將，今日遇見某家，也弄得手忙腳亂，這個少年幹得恁般事來？只是一個可惜！」乃大喊道：「你叫做石甚麼？快說過來！死了也好叫眾人聞你的大名！」妙語。搢珩把李武一看，卻也生得作怪。但見：

怪眼圓睜勢甚威，鬚髯如戟兩分飛。  
力輕騎馬追流電，怒髮揮戈止落暉。  
奮臂一呼人盡墨，衝圍百戰甲皆緋。  
若教此輩勤王事，不世功名定有歸。

搢珩看了，暗自喝采，乃叫道：「兀那賊將便是李武麼？我便是先鋒石瓊！」遇著這般好漢，便值得通名。李武大怒道：「張達素稱勇將，卻被我殺得棄甲丟盔。你這一個小小猴兒，敢來比甚武藝？我殺你不足為榮，留你不足為患，亦是英雄語。快去叫那張老頭兒來，定一高下。你這一條狗命放赦去罷。」石搢珩聽了，氣得火發，躍馬舞戟，直取李武。李武接戰。一往一來，五十回合，不分勝負。李武初先頗不經意，直至愈殺愈勁，心下便暗暗稱奇：不想這個少年到有恁般本事！便也放出十分本事來迎敵。兩人殺到高興田地，你不肯讓，我不肯休，自辰牌時分直殺到將及日中，猶不歇手。張達料得兩邊軍士都餓了，令鳴金收軍。

石搢珩回寨，對張達說道：「我自上戰場，不曾遇見這個對手，若與他只管廝殺，定難克復，須用計破之，才可成功。」張達拱手道：「下官連日與賊鏖戰，心中氣忿，萬不能設謀定計。將軍思出萬端，必有高見。」搢珩道：「容某思之。」當下歇過。

明日上午，又報賊將討戰。石搢珩向張達道：「昨夜已思得一計在此，不知尊意如何？」乃向張達密議「如此如此」。張達拍手叫「妙」，隨各自打點去訖。石搢珩披掛完備，提戟出馬，領了本部，營前擺陣。兩邊戰將齊出旗門。李武喊道：「昨日初遇，留汝一命，今日必定殺汝！若有一些畏懼，不如速回。」石搢珩道：「不必賭嘴，快放馬過來。」李武舞動長槍，劈面便刺。搢珩舉起畫戟，照臉戳來。兩人一來一往，足鬥了六七十合，石搢珩漸漸敗下勢來。李武看得石搢珩戟法走了，巴不得就要成功，抖擻精神，倍加奮戰。石搢珩提馬蕩出圍場，把戟一招，後面軍士發聲喊，登時便退。李武心上歡喜，拍馬追來。搢珩支架不定，掩一戟便走，李武隨後緊追。那前走的如弩箭離弦，後走的如流星移位，看看趕至官軍營寨，官軍便棄寨而走。寨中便放出許多馬匹車輛，賊兵見了，爭先搶營，擄掠輜重。李武遙見張達同小將齊走，心下尋思：「張達與石瓊俱是猛將，今日俱敗，其中有詐。」便勒住馬，立於高崗之上，四下觀望，但見四面空闊，毫無可以設伏之處。石搢珩見李武不追，也住馬叫道：「狗賊，只顧追我，你城已失了！若顧城池，便不須追趕；若棄城不顧，不妨於此平野與你見一高下。」李武聞言大怒，罵道：「小猴子，你敢虛言誑眾，指望逃生。張老狗與你同行，誰敢奪我城池？我今日必要殺你！你好好的看我也！是李武。即便放馬追來。石搢珩戰不十合，又回馬便走。

初前，李武恐有伏兵，故此勒馬停住；今見張達齊逃，四下又難藏半騎，又見搢珩敗走，激起火性，放心前趕。又追上七八里，只見搢珩與張達縱馬加鞭，低著頭沒命的跑。李武看了，又好氣又好笑，乃住馬叫道：「我不追你了，饒你二人狗命，權活一天，明日擒住時，萬無生理！」便回軍走轉。只聽得背後喊聲大舉，軍兵來報：「那小將反轉來追趕。」李武笑道：「不要理他，他決不敢近我。殺了半日，且去城中歇息，明日再作理會。」果然官軍只在後邊吶喊，並不上前。

李武回至城邊，見城上寂無一人，又見那城門緊閉著。正在驚訝，忽聽得城上一聲炮響，密密豎起旌旗，卻是官軍旗號。敵樓之上，張達正中立著，左右乃郭從超、王人傑。張達按劍指著李武罵道：「狗賊！張爺已復了城池，還敢叫門！左右的，與我放箭。」官軍得令，一霎時，箭如飛蝗，賊兵望後便退。李武在馬上大叫一聲：「氣死我也！」跌倒在地。性急人生成氣大。眾兵急

上前攙扶，顧不得醒與不醒，拖他上馬。此時賊兵大亂，四路逃生。石搢珩從後圍裏將來，城中又出軍接應，賊兵自相踐踏，死者過半，活擒三百餘人，李武亦被官軍綁了。正在氣壞一刻。

石搢珩入城，坐在縣衙裡，令軍校押過李武，並擒獲賊兵過來。李武押過當面，立而不跪。李武倒是一個漢子。張達大聲喝道：「狗賊！今日被擒，尚有何說？」李武也搢目罵道：「槍戳不死的老賊！你放我去，有本事再與我鬥三合，看是那個輸贏！」張達大喊道：「被擒賊人，尚敢乃爾！」石搢珩道：「張將軍且請息怒。」乃下坐對李武道：「以君材技，不在某等之下。若效力王朝，那怕不封侯拜將。何苦從賊，自墮污泥及今改悔前非，投誠順命，某願以一官保君終身。」李武大叫道：「誤被鬼算，以致如此！我的性命，悉聽你們鼠輩罷了。」石搢珩笑道：「李將軍，你何不識大義？可惜一條好漢，癡迷如此。」李武大罵道：「小猴子，你休鬥嘴，有本事再與我鬥三合。」便跳躍向前。石搢珩大怒，回身坐下道：「如此下愚不移，留之何益。」速令斬首。眾武士推出李武，須臾獻首階下。

張達便令押過眾軍，大喝道：「你們平素是慣作賊的，還是良民？」眾賊兵都不發一言，一味垂淚。張達看了大怒，拍案道：「為什麼便哭起來？」言未畢，眾賊軍便放聲大哭，聲震內外。張達不勝大怒，對石搢珩道：「這李武平素待部下如兄弟，解衣推食，極得眾心，今日見殺了他主子，故此等感恩痛哭。在彼雖說有義，我若留了他，必為後患；縱之必復作亂。不如殺了，方無後悔。」石搢珩點點頭。張達便令押出，一齊斬首。眾軍士得令，一齊搶上堂，將眾賊兵鷹拿鷄捉，蜂擁出縣衙外。到一空塊去處，捺伏在地，一聲響，血刀飛過，三百餘賊人，不消一刻工夫，一總身首異處。

無謀獨勇休輕戰，一著機關即喪身。

部卒感恩雖足異，笑他卻是盜中人。

看官，你道張達如何便得入城？原來是石搢珩之計。他與李武交戰，已先令張達同郭、王二將從間道埋伏在城邊，只等城中賊兵一出，便得乘虛殺入。石搢珩又詐敗佯輸，故使一小兵像張達形狀的，假扮張達，一同敗走，使賊望之不疑。又於寨中散出牛馬輜重，使賊爭先搶擄，竟忘自顧，追去路遠。張達便得並力斬關而入。一來守城賊兵少，二來張達向日積怒髮泄，故此一攻便破。

當下誅賊安民，即差人往邳州報捷。李績聞報大喜，隨令唐可法守嶧縣，張達、石搢珩等俱撤回軍前。張達等得令，便統兵到邳州，參見李績，備述石將軍之功。李績都上了功績。一面起兵殺奔宿遷來。

且說馬述遠自打發丁嚴等救兵去後，一面招軍買馬，為旁略郡邑之舉。不數日，又聚得亡命四五百人，又差人四下打糧，聚入城中，為久安長住之計。打糧數日後，有沿途哨馬將吳有功喪沒的消息報來，又有趙茂、賴錄等被誅失地的消息報來，隨又來報巫仙全軍覆沒，數日又報嶧縣李武失機喪身，官軍大隊不日將到。馬述遠一連接得這幾個凶信，早嚇得魂散魄飛，憂驚不已。眾賊兵都驚惶無定。

周晉、胡恩二人相聚商議，胡恩道：「軍之勝敗，大忌軍心搖惑。今眾路雖失，尚有此地可守，還宜整飭士卒，鼓舞壯心，庶可支撐一二；若悠悠忽忽，任其倉皇，則我等性命皆在不保矣。且待軍心定了，再議如何方法才是。」周晉道：「無奈大王先是憂驚，如何是好？」胡恩道：「我與你同去勸他。」便齊到馬述遠衙內。馬述遠心中憂懼，不出前堂，在內室裡召二人進見。胡恩道：「為今之計若何？」馬述遠蹙額道：「便要問你若何，怎麼反來問我？」胡恩道：「為今之計，止有守。我等事成，則雄據一方；事敗，則復為本業。況今官軍未至，大王先已驚慌，使士卒見了，何以鼓其壯氣？大王還宜抖擻精神，震起威武，練兵守城；再使細作往各路布散流言，使我等輩中便於響應，以分官軍之勢。且城中亡命不下數千，糧食足供數歲，城郭堅固，雖數年被圍，不足為害；倘四方響應，群雄來助，亦可支撐。昔少康以一旅之微，復有大夏；田單以一城之小，克定三齊。大王何必愁煩喪了膽氣！」馬述遠聽了，心下細想，大有理致，不覺放下顏色，乃道：「事成我當與你共享富貴。自今以後，一應軍情，俱任你們調度，不須求稟我便是。」

胡恩既做了主，便整頓兵馬，日夜操演。不一日，官兵到了，團團圍定。連日討戰，賊中只不發兵。李績乃自跨馬周視城垣，相度形勢。這時周晉與胡恩正在城上，遙見黃麾之下一個白鬚老子，帶著金襴頭，穿了龍蟒袍，煎面一對對繡旗，左右一員員猛將，背後大馬健兒，蜂圍擁護。周晉道：「胡哥，這黃麾之下，不是個李巡撫麼？」胡恩道：「自古說：『射人射馬，擒賊擒王。』如何設法擺佈得這老頭子，弄得他死而不生，以圖四方響應便妙。」周晉道：「弄得這老頭子死了，是極妙的事，為何反要他不死不生？」胡恩道：「你有所不知。若卒然弄死了他，這些手下官將為主報仇，並力攻我，教我以何法御之？不是自速其禍？若弄得他死而不生，這些手下官將都以主帥有病為憂，老頭子自己也只照顧自己的性命，那得來指撥這些官將攻城？官軍若一怠緩了，我輩中倘或有英雄響應，便可乘機設法，豈非妙事！」周晉笑道：「有理，有理。快算計個妙法兒出來。」胡恩道：「容我思之。」乃與周晉下城，置酒相酌，細思其計。胡恩忽然大叫道：「有了，有了。」周晉道：「思得何計？」胡恩道：「朱海箭法如神，百發百中。他今病已將愈，明日說不得強他起身，令大王上城，指名要李巡撫打話，使朱海暗帶藥箭，伏在大王背後；一待李巡撫出馬，即射他一箭。你先披掛，率領騎兵伏月城內，李巡撫若中箭時，官軍必然驚亂，出兵擊殺，雖不能十分取勝，亦可少挫其鋒。」周晉大喜道：「果然好算計。預先去與朱將軍說明。」當下二人便至朱海家。

時朱海病已將愈，然尚避風寒，不敢出門；也聞知官軍連路破來，料宿遷豈能保守？在家憂悶。今見周、胡二人來到，便請入內室相會。胡恩將上項事說了，道：「將軍箭法稱神，必能射中。若傷了李巡撫時，便去了官軍五分銳氣，宿遷亦可長守，這一項功勞，非同小可。」朱海道：「總之為公家出力，若得挫動官軍，我們大家之福。明日我自扶病上城，只不知病後氣力如何。」如畫。好。便叫左右：「取我的弓來。」左右取上弓，朱海閉氣忍力，把弓扯開，卻與平時無異。胡恩等賀道：「將軍精神已復舊了，可喜可賀！」朱海也自歡喜，便令小兵取大箭一枝，將藥物煮淬箭鏃，專待明日行事。胡恩、周晉辭別，便與馬述遠商議定了。

到明日上午，周晉飽餐披掛，率領五百驍騎，伏在月城內。朱海扶病上城。馬述遠在敵樓上，倚定護心欄，高叫：「要請李元帥攀話，有情節面講。」胡恩保護左右，朱海持弓拈箭，伏在馬述遠背後，緊緊觀著城下。城下官軍見賊首要見元帥，報知李績。李績便要出營。柳俊道：「賊人窮困如此，尚負固不服，恐其中有詐；且老爺以元帥之尊，亦不宜輕見狂賊。」李績點頭道：「是。」乃令張達整束出營，與賊人打話。張達至城下，揚鞭指著城上道：「草賊，有何話要見元帥？不妨向某轉達。」馬述遠不能答應。胡恩急向前道：「某等不識大義，遂行此大逆之事。今欲反邪歸正，又恐為麾下不容，必欲向元帥面懇，某等方得釋然。乞煩將軍轉陳。」張達乃復入營，見李績代述前話。

李績道：「我已知賊人勢窮，將有投誠之意，又恐遭不測之誅，故欲要我為誓，以保性命耳。我就見他，亦有何害。」乃令諸將俱全裝貫甲，齊出大營。至城下，軍士擺開，一對對門旗展處，諸將簇擁李績而出，眾軍士高叫：「元帥老爺在此，狗賊有何話稟？」時朱海在馬述遠背後，觀得分明，扯起弓來一箭，石搢珩早聽得弓弦響，便叫：「賊人暗算……」忙欲押退，言猶未畢，李績左肩上早中一箭，翻身落馬。只因這一箭，有分教：聲靈頓喪，禍加闔外元戎；消息浪傳，嚇殺閩中弱質。未知李績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小說家做到殺戰，便不樂觀，因其無意味也。也獨有一種筋骨，毫不懈怠，更覺得整密有趣。各人有各人性情聲口。往見小說都是一樣面孔，觀之欲嘔。此獨寫得平奇濃淡，各開生面，如李武等，活畫一個行樂圖。